

諤

崖

脞

說

誘崖脍說卷三

新城章 楹苧田漫綴

詫異

十餘年前新城有姦婦殺其夫者絕可異地爲縣之南
新鄉距縣治七十里其婦中年續娶夫亦農疇前妻生
一女已嫁別邨怪其父久不往來因歸詢之婦以他語
對女疑之因留不去數日後行過豕圈見豕以喙搯其
槽吽吽如怨聲槽傾土發赫然露人首審視之則其父
也急懷之奔鄰家告變遂聞于官翌日遣吏至其居并
姦夫捕得之究其身所在初不肯承刑訊久之乃言初

僅縱殺之昇屍至堂中屍忽躍不已遂斷其頭而躍彌甚更斧落兩股猶躍也又卸兩臂如瓠而旋則剖腹擘背并腸胃出之乃已今分瘞屋前後也令駭甚自臨其居督各處掘發肢體皆得又撈其腸于溪潭觀者憤愕令卽其地重杖其婦四十以快衆心仍銀鑑還縣婦猶行七十里無苦也獄成論如律婦在獄中語守卒曰閹官以割罪處我何不及早割幾刀好待歸家飼蠶去也其愁狠如此苟非夙世冤對何以奇慘乃爾耶

餘杭北鄙徑山寺環山靜室百餘其最僻而險者曰百步礪順治季年有老僧年可八十許忽攜一徒來居之

語音近秦人里中方嚴保甲有丁某者來物色之僧治其與之曾食切豕肉如拳盈兩巨木杵殆二十舛微煮而已不令熟也丁不能食老僧與其徒盡啖之飯十餘盃送客至山前小憩亭上僧倚檻仰臥偶飛唾著屋梁顧客曰汚樑不可盍拭之丁曰梁高如許無梯奈何僧忽躍而騰躡梁有響還倚檻臥如故使丁視其履底唾痕宛然而梁間如拭矣丁逡巡遜避不敢問旬日後僧亦不知所之意其爲明季將弁也予舅氏少時嘗館丁氏丁亦老矣每舉以詫客云

邑有某生者本世家子少有文譽而性僻拘家漸落徙

居荒村久矣。嘗有戚友官山左學使。邀生與俱。任滿辭歸。以一姬贈之。姬廣陵人。知書善奕。而性頗淑順。既別官舍。隨生居村中。毀粧操作。殊無怨懟。而生慮其驕也。愈苛繩之。日惟草蔬再飯而已。姬雖不能堪。終未嘗一言忤生。偶一日。生他出。有鬻鮮者。過其門。姬以私錢市一鱸爲饌。仍留其半。俟生歸。奉之。生遽怒。訶督迫逼。卽夕往山寺借居。不復歸。姬涕泣謝過。手書婉轉。求其來歸。凡數十函。生得書。不啓。緘火之。已而浼戚屬固請。乃歸。然諄諄無寧息矣。未幾。姬之兄自廣陵間。關千里來省其妹。蹤跡至村中。日且夕矣。始得見生。生謬謂若妹

高梧村評
非人情我所
不解

不歸我然其兄未能卽去。彊留宿焉。方共晚食。姬從屏後。聞之。其兄也。遂走出相見。其兄方踴胎而生。益大怒。謂婦人擅出堂前不守閫範。立欲遣之。其兄亦悲甚。曰。若敢遣吾。亦敢受何所係戀耶。次日遂決意逐焉。時姬已生一女數歲矣。并出之。瀕行。姬猶涕泣曰。君薄悻過甚。我則何言。然懷中雛。君女也。忍不一顧乎。又曰。君嘗自謂必掇巍科。吾姑往請待子。二年來秋覩浙榜。有名必復歸侍君也。生殊不顧去。後生益窮。聞其事者皆惡之。莫與往還。又數年寄食古寺。嘔血以死。其姬與女竟不可問矣。書之以爲薄行者戒。

新城袁干波先生

度

績學工文康熙甲子科浙闈墨卷

古茂醇博主司擊節嘆賞亟以第一人位之。艸榜既定愛其文持硃卷吟翫不舍將公會填榜忽失卷所在徧索之無有悵恍之至不得已以它卷易之填至十餘名恍然憶其卷故在袖中也探袖出之仍再三閱喟然曰此人何患不元寧置之不當居人後也遂不與選撤棘後爲刊其文弁全墨之首且樹綽楔于其門曰甲子遺元引重之深古未有也然先生十踏省門竟不遇而卒先生醇謹無遺行或言其喜談地理而術不精誤人者恒有之此雖未必果爲萎枯所出致然亦足以爲戒也

餘杭狄翁富而艱嗣。晚年有婢生一子而未敢告廟。惟
密屬其友某存孤。友故名諸生。結納當事。狄族所嚴。憚
也。已而入族。人議繼者。賄竟背之。翁彌留。忍死。須某至。
滴血以驗真偽。某顧怫然曰。但著少醜。犬豕血亦能凝。
胡足據耶。翁忿咽不能言而逝。次年某赴秋闈。中夜吟
誦其文。甚得意。忽見一人披帘引手乞所啖餅餌。審視
之。狄翁也。驚呼拍案。墨汁滿卷。遂以見擯。後每入闈。必
遇之。終身潦倒。後嗣亦不可問矣。後先達孫海門先生
應龍以告于邑令龔公。索狄翁遺像視之。孤惟肖。題詩
像上。改名復姓。奪所繼者牛產以授孤。都人士感而誦

之。

新城寧善鄉農家一子年三十餘矣。長不滿二尺。頭顱豐偉。乃過于中人。肢幹則厓細。無匹。猶能持小鋤治地。余驟見之大驚。里中習見不怪也。因言此人十五六歲時。有遊方醫人言其顱中有奇寶。欲以白金數鎰買之。去其翁媪不可。乃舍之。余見時距今十餘年矣。不知尙存否。亦異事也。

杭有小家頗饒于貲。生一女美而慧。其翁媪愛之。欲以僭士人乙卯元旦。翁夢觀天榜。覺而恍然。憶第一名下。有陳定字也。私心喜訝。將以卜僭事物色。求之。至秋虛。

黃鸞峯評
既願處側室

中堂以寓應舉之士。然欵門來者必首問姓名。無協夢者悉以他辭拒之。無何逼試日。與殊闌矣。忽一日有浙東僻邑士。獨身負笈。倉黃覓居。停翁適見之。試叩其名。陳定也。大喜。延欵。甚至士踧踖曰。某寒士。資斧薄亡。以仰酬盛旼。固不敢承。翁曰。君第一意科名。凡百資給。某任之。勿憂也。士殊不意。勉諾之。愧荷益甚。場事甫終。屢能不以違式粘擯。而翁益喜。以爲解頭快婿。囊中物也。亟治具。讌中秋酒。半從容道前夢。且陳悃曲。以弱息終身爲托。士亦大喜。然家已有婦。且生子矣。翁復與媪議之。謂天緣不可失。卽以側室處之。貴人必光我門。榻勿

即榜發後聲
勢頗赫何患
前議不諧况
以女美而慧
翁饒於貨乎
而惟恐失之
者天乎人乎

疑也。閱日又謂榜發之後聲勢頗赫。倘前議不諧。悔之
奚及。莫若先成禮。則真吾偶矣。遂匆匆合卺。月路將登。
姮娥先嫁。五車百輛。彼此交詡。嶺海寒生。欄犁笨伯。幾
自以爲人間天上矣。揭曉前夕。治鵬候榜。預籌宴賽事。
事周詳。子夜酒闌。攜手遊行。須臾榜開。萬炬遙灼。第一
名之下。陳定兩字。故在也。審鵬之曰。陳錫嘏。定海縣學
生。自餘訖尾。別無所謂陳定者矣。怛然沮喪。垂首還歸。
蕭寂入房。媪若女之無聊。評語又可知已。旬日之外。士
欲東歸。女無他真。勉辦嚴裝。相隨遠適。臨江祖別。目斷
心枯。猶以後晤爲期。決科還至也。然不數年。其女竟以

不容于嫡。因鬱天死。而門楣嬌容亦絕跡。不相聞矣。蓋此翁一念勢利之私。爲造物所侮弄。然此種惡因緣。殆由積劫種來也。

某科江右同年二孝廉。一七十三。一僅十三歲。老孝廉故名諸生。年四十時。已踏省門六七矣。自以才高遇蹇。臨試禱夢神祠。以決利鈍。夢神賀之曰。子科名久定。無庸憂。然某坊某巷某姓。明晨慶初度者。子同門年伯也。盍先往拜祝焉。生覺而了了記之。次早果具禮往訪。以驗所夢。至某坊巷。果有某姓之居。叩其門。有少年出。具主禮。詢所業。非士類也。心已訝之。又問尊公壽誕耶。少

年笑曰。今日正小兒辟盤耳。生大駭。逸巡辭去。是科竟被放。嗣是浮沉黌舍。又三十餘年。精力殊健。無一科不著麻衣。待至公也。至是始獲雋。會同年生。適與十三小孝廉同門。咸以爲奇。因憶前夢。造訪其居。門巷依然。并投年姪刺謁。其父相見時。僅三十餘。亦諸生。蓋卽當年辟盤之祿中兒也。遂述舊事。相視嘆詫。科名前定。奇至于此。嘻。其可感已。

餘杭北鄙石瀨鎮。有土穀神祠像。子處亡妃匹。忽有某氏女子。暴疾且死。神憑而語曰。嘗爲吾配也。女歿。鄉民倩工塑夫人像。信手成。而形惟肖。莫不異之。又嘉禾某

氏女子年十餘歲。甚端麗。忽遘疾昏眩。自言郡城隍神欲取爲媵侍也。其家搏頽廟。瘳虔禱之。女忽蹶然起。言神幸舍我矣。然須盛具牲牲。召優樂。祭賽。且令我侍旁。鼓箎終日。乃免耳。因歷數郡中佳伶。有稱舉者。某班某人。鼎鼎數十輩。悉非稚弱。女子所曉諳者。家人益駭異。亟如其言具之。女疾頓霍然。賽神之日。盛飾爲女侍。容立座旁。鼓箎終日。勿敢懈也。後遂無恙。此數年前事。通國中無不知者。夫聰明正直之謂神。而如若所爲。有蒙宗墨吏所未敢出者。曾得以爲神乎。或有假而憑焉。固不可知。然神竟不之察。而加罰焉。何也。

江南風俗信巫覡尙禱祀至禳蝗之法惟設臺倩優伶
搬演日連救母傳奇列紙馬齋供賽之蝗輒不爲害亦
一異也壬寅秋余在建平蝗大至自城市及諸邨堡競
賽禳之余親見伶人作劇時蝗集梁楣甚衆村氓言神
來看戲半本後去矣已而果然如是者匝月傳食于四
境殆遍然田禾無損者或賽之稍遲卽轟然入隴不可
制矣此必有神主之巫覡之說未可盡廢也凡設臺演
日連事者俱有舊傳聯句幻誕不經之語張列滿棟有
友厭其迂鄙適城東有名優登場請予書聯額予因題
一聯云懲奸豈待閻浮主教孝當思日健連又題四大

字爲臺額云幽明一理。是日獨無一蝗集臺而蝗亦盡徙。

浙東天台縣署內有小祠所祀不知何神香案之下小缸覆地以巨石壓之。宰邑者前後並皆嚴事朔望燭香炬歲時割牲漚其血缸上殷紅相襲也。相傳令當陞遷則缸離地起。即川戴樛庵師宰邑時缸漸拔去地且四五寸俯窺之虛懸無附麗。然石壓如故也。未幾公膺內擢親爲余言之。又言前令之印嘗爲其攝去大索之得于庭前樹杪。余謂此必山魃木客之類。顧未遇狄梁公其人黜去之爲憾耳。然亦可謂奇聞已。

笞朴歷踝諸法，伍伯手之輕重，死生俱有秘術。至死刑，宜無他異矣。然劊子于此更有神奇變幻之術，藉以鈎賂遺殆，難以理詰也。少時聞長老說一事，頗奇，因誌之。浙省某年熱審後，諸情實當決者，劊等先枚舉其名，派之有囚家頗饒，令人邀所派劊至獄，懇之曰：「君能放我，以百金爲若壽。」劊曰：「吾手中放人亦多，此不爲難。第臨時撲若背，若須疾走少遲，刀至矣。」謹志之。遂囊金去，至就戮時，囚縛至市，劊掖以行，又囑如前。且曰：「前百步外某巷可避匿也。」旣而跪囚市心，礮聲發，劊反掌擊囚背，疾呼曰：「快走。」囚脫然奔，而刃卽過其頸矣。奔者囚之生

鬼以一擊先出之也。其鬼若恐有追擒者，果疾奔匿委巷中小，五通神祠簷下，未幾有來祠祭賽者，踞而享之。隨所往，小弄禍福，咸以爲靈。祀者麇至，遠近皆相傳，以爲某巷五通神感應如響也。幾一年所，會張真人過省，聞其異，牒城隍社公雜治之，備得其譎，張爲幻始末人，乃始知其卽所決之某囚。又呼此僧訊之，所言並警，命撤是祠，靈響亦息。

鬼神之情狀，見于記載者，何所不有，終亦以傳疑目之。而近年靚聞最確者，數端則灼然可據，未宜以常理格也。石門縣有某氏女子，許嫁某姓，將婚而其夫卒，女亦

無守志之念也未幾有議委禽于其父母者客未退女
忽發狂于室中作其亡婿語數渝盟之罪自爲訾毀不
止舉家驚悚祈之稍定家人因以理譬曉曰若與吾女
未婚則猶未成乎爲婦也青年閨淑豈當爲若守節耶
人鬼異途若盍舍之鬼復憑而語曰否爾女應爲吾婦
不以幽顯殊也今吉期且近矣某日將備禮迎娶地下
之樂不減人間吾姑暫往俟親迎復來言畢而女醒然
無恙至某日女自起盥饋嚴粧語家人曰樂聲殷殷及
門矣令洞開堂戶納之頃復曰高燈冠蓋來矣因歷數
儀從甚悉又曰綵輿後騎馬少年非某郎耶吾逝矣起

高橋村評
存堅諾事諸
志筆墨拖杏
此編簡淨處
因是作者勝
場

拜父母未畢泊然而歿此一事已新城鄉民某素以爲
人居間作中保爲事吾宗人有僕與之素熟某死已數
年此僕偶以事往他邑半途忽歸泣語其主曰頃行至
某村忽遇前時中保某老官咄咄相攔謂汝亟歸無他
往吾已作中人將汝賣與某宅去矣身價若干汝亡父
已收訖明日將來領汝也主怒叱其妄言而此僕次日
果死此又一事已餘杭有婦與所私者善其母若女悉
婁豬也擯其婿而公據之婿亦文墨人不能制願孫而
他之以避朝罵然勿肯甘因爲狀焚吳山城隍祠中願
死以求直未幾其婦與所私者同日暴死聞其夫是日

亦若殞閱數時乃甦壬寅秋事也此皆通國所知者夫
寬愆所結理法當伸彭生如意之仇杜伯魏其之報在
牘昭彰不足爲怪獨是齊牢合卷百兩盈門蒿里何方
爛然如是而畧賣居奇好民之最願竟收北極而猶故
業是仍迺至撮引生人貿遷他主閻浮土伯會不過滿
問焉抑又奚說也葉天寥窮閭錄所云種種幻緣悉如
世上噫不可以淺聞測矣

徑山多猿其尤僻處有圓瓢踞巖上其前塢中壑治蔣
蘆菴嘗有羣猿搯蘆菴根食之一日老僧從窓中下望
數十猿方食次一老猿躡樹根者頓而仆羣猿圍而診

連貨峯評
論不止是
遊戲筆墨

之良久。皆去。僧亟下視樹根。老猿屍傷而墳起。若大癩。血流未止。樹有穴。殆毒蟲所螫也。方徘徊間。聞羣猿復嘯而至。因走避。覘之。見各手青艸一握。至老猿所。競嚼其艸。傳剝有間。而仆者起。跳躍如故。因復各以所餘者。艸搏而窒樹穴中。相與喜踴而散。僧持錘發樹根穴中。則有大蛇長丈餘。已潰腹死矣。因識此艸之神異。後凡以治毒螫。無不應手。瘥然。惟此僧識之。有求者。輒覓艸搗爛。乃授僧死方。遂不傳。余謂猿知恤其侶。有人心。而此僧秘之。以射利。其毒故不滅。雖也。

餘杭西關外有包姓者。編氓也。以治菽乳爲生。自言其

先實宋待制拯裔也嘗以所藏拯像一軸質錢于解庫
掌解者夜聞呵殿聲起視之髣髴見如孝肅者坐中堂
擁衛甚衆大懼次日亟召其人以像還之而像在包姓
殊寂然無異狀也父老曾親此像者云朝衣冠持笏拱
立微爲罄折之容蓋宋時孝肅尹京兆風裁峻厲聞于
禁中命寫其像置大內宮人肯診屏絕故作對越之體
其容峭削色微青晷髡而已今或貌孝肅深黔而修髯
者謬也此少時所聞于父老者今莫知所在焉

按宋史
唐介卒

上臨哭以画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
其家則大臣寫像入禁中宋有其例也

餘杭縣西有廢壇墟藜莽荒穢康熙甲午秋有坎其地

者鄉民喧傳劉伯溫後裔取藏金去也。余往視其處。雖有瘋鑿而甚淺隘。疑其非實。然縣境數聞斯異。文士遂有著論以訾謗文成者。比見遂安余劬庵所記發藏事。尤可怪。亦足徵傳聞之說不盡誣也。按記言康熙庚戌九月。有一人來寄寓遂邑龍渡店。明言其祖留記藏銀三巨缸。計幾千兩。在此神廟左角墻下。鳴公義取。又濡遲旬日。云須其侶至。然已通邑喧傳矣。遂令某墨而狡令爪牙吏鈎致之。詢其實。許爲發卒防護。以捍覬覦。其人請以半爲壽。令大喜。不俟其侶。尅期開發。觀者數千人。令率僚佐陳兵干擐。其人畫地作圉。請令禹步其上。

頓撲者三。脩極醜態。擗至丈餘。無所見。相顧失色。暫散去。丙夜復統衆。魃往掘之。深廣倍前。而復杳然。其人遂乘間逸去。令慙恚。詰朝拘店保。及嘗與往來者。備考掠入贖。乃免。真異聞也。當未發前一夕。其人延羽流設醮。薦其守藏者五人。曰。宋某。宋某。楊某等。爲祝超生。謂初瘞時。必殺人以守之也。次年開化縣。亦有此事。但邑命清介。不敢以聞。密結土。搗啓之。亦云。三缸。瘞馬。金街。而發之。皆虛。令聞之。恐其惑衆。繫之于獄。移文原籍。請嚴禁。而後遣之。觀此二事。鑿鑿可據。則發藏之說。非妄矣。而記又云。萬歷三十年以後。連十餘年。嚴州屬縣。處處

發藏遂安一邑亦多不勝述。僉謂其來只一二人。或云行藝。或云貿物。日則出遊。夜宿逆旅。不過二三宿。覓記既確。便五更辭去。卽取物行矣。詰朝人傳某地有取藏者。始憶爲假宿之人。然終不知爲誰何氏也。其藏深不過尺許。數不盈百金。又多在浙東。與青田相距不大遠。蓋軍行偶有所獲。瘞道旁淺土。以神守之。其初可以一人掩。其後可以一二人取。在前朝之季。某土猶存遺澤。未斬此理之可信者。至明社已屋。古今無不窮之數。而頗有三缸千百之藏。又瘞諸城市喧闐之集。非衆力公開。必不可動。適足以禍其子孫耳。而謂公肯出此乎。

况發之皆空而其程宿黜薦之資所費不少豈有不悔而自懲者意者識記之未故悠謬其辭以絕後人之妄想亦未可知然而公之機心任術誠不能免于儒者之訾矣。○按文成公一代宗臣詩文鉅手當其佐石抹宜孫幕府時忠憤嘯號乃心元室及遭時不造幾欲伏劍自裁賴門人抱救得免興廢大端未嘗逆觀况芟芟小數乎然而建文祝髮之記愍帝殉國之圖指示彰明具在正史至野乘所述碑識尤多莫不藉口文成雖未必盡然固不可謂全乎傳會也昔曾見一書言江右某術士將歿緘一冊屬其家人曰某日有姓劉石來可卑

之。至日。文成獨行。避雨。過其家。遂受所藏。其書名銀河。棹蓋。數學之精微也。此豈自屏不果。深矣。未來。徬徨。山澤間。時所邂逅。耶。然文成之薨。實爲。故。惟庸所毒。智通。百代。而不能葆其躬。則又何說也。

幼庵紀匠遇異僧。發古瘞錢。及夢鬧場鬼三事。皆奇。并

節錄于後。

余幼庵名國禎。浙江遂安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兩爲邑宰。卒于本朝。康熙某年所著。見閩

記億錄五卷。家刻孤行。津逮錄鮮故畧採一二云。

順治庚子臘月。淳安縣木工胡某。寓遂邑。病噎。瀕死。旬

旬入城。覓醫。無能下劑者。匠忍死。回至珠淵亭畔。逢肩

竹者。擠墜于淖。有僧行已過。聞顛踣喘聲。返掖起之。咄

咄自語不哀篤疾而顧擠之此方人無良心劫遲未已也。因詢匠所苦未悉對僧卽言病原吾已曉探懷中小銀栝挹堰下白波傾小葫蘆內白末藥一匙攪之使飲匠言吾喉勻湯不下久矣況此寒水耶僧曰第飲之不冷也匠手其栝果溫一吸無梗腹中汨汨有聲僧旋出一綠簿并一白筆令書助開簿則三月六月九月各書一人助銀三錢籍貫皆具匠索研墨僧謂試寫之舉筆而白毫中墨汁自吐書訖問師住剎何方好來繳緣僧笑云若固無尋我處緣亦不須繳明年六月有便吾當過此一度衆厄耳翩然竟去匠歸而熟寐覺已霍然起

俟啖如常。通邑傳之，莫不駭異。次年六月，好修之士，即匠遇僧處，設齋醮，會者數百人。然仙蹤杳然，不復可見矣。匠後壯健逾昔，越二年死，蓋正命盡于此也。按僧之奇幻，如逆曉病原，白毫吐墨，寒水自溫，俱非思議可及。然外道猶或有之，惟批緣一事，季僅一人，又明言勿綴。且此匠苟非擠墜，呻吟則已，過而不留矣。殘臘行盡，不幾虛此一季。耶意者，仙佛之覓緣于人，更難于人之求見仙佛而穹窿之上，別有課之不使或過者耶？願能愈奇疾而不能延，已窮之數，此所以幻而不失其正也。

遂邑山間有高莊者，古廟倚巖，叢竹翳徑。康熙己酉夏

莊民王八娜瞥見一古錢眼穿竹枝掛其上怪而搜其根下於石崖間得古錢約八觔或云亦有朱提渠諱之劬庵嘗過其家詢得其詳王出錢三十枚贈之皆紹聖熙寧大觀等文內有皇宋通寶河南通寶大小與諸錢式等殆元末韓林兒未稱龍鳳時所鑄也蓋遂邑原爲天完所據統屬韓宋後因明兵驅迫倉卒棄薶于此耳物老則變出土有時但竹穿錢眼真有鬼工非人力所可矯揉也按韓林兒餘分竊據卽知鼓鑄貨幣與草澤氣象亦殊存此一則亦足以補泉志之闕

劬庵又紀其族兄某臨場病疴殊劇躁憤不知人家入

鍾岱峯評
大有感概

祈禳脩至某忽驚寤曰吾昏昏中方在省候試驀有家
信促吾歸行至富陽道上遇亡過族某曾充巡徼者簇
擁多人下趨吾問何爲曰凡舉子命運未亨者冥中使
鬼攪亂其心神今吾奉符押領五百鬧場鬼也言訖而
別某疾亦瘳按清異錄唐有舉子遇赤幘紫衣人于祝
融峯下語之云我非人也凡舉子入試應雋者帝必使
俊鬼三番護衛以振發其聰明吾卽其一也隸蓬萊宮
下今往南岳關會一人陰德耳云嗟乎心神不能以
自持聰明有待于振發兩鬼交筋膝淵惟命人其如彼
何哉惟陰德之言足以鐸贖故牽連志之

吳越間民俗。陳金爲會者。例以投瓊播卜。點多者得之。明季吳門有張翁者。赴會後。至時坐中已有卜得三十。五點者衆。皆斂手讓之。翁引盤祝曰。不猶有六六者耶。遽卜之。則一子中裂。盤中正得七子六虛一梟。得點凡三十有七。舉坐大驚。翁得所陳金。經營數年。遂成巨富。子孫亦貴盛。至今簪纓不替。所居曰鴈門橋。吳人皆能言之。小兒效靈如此。豈偶然哉。

嘉郡西桐鄉城外。河岸有石碣。頽然榛莽中。蓋烈婦某墓門也。婦不知何邑人。年少無依。與儕輩行乞于市。或誦而犯之。毅然不可狎。慮終不免。赴水死。暴屍岸旁。莫

高標柯評
此等紀述可
謂君子表微
有功名者

理併來評
議論關係非

爲之直也。桐有子衿某學殖荒落。素以武國爲事。及是獨哀其節烈。買棺斂之。并伐石以表焉。是秋此生試浙闈。文甚劣。校閱者擲棄之。則體爲之不寧。復取閱。終不慊也。棄之眩憊。彌甚如此者。三四乃繼錄焉。撤棘後。以語生詢其有陰德耶。生憶之良久。乃告以此舉口平生。獨是爲近似耳。已而生從會城歸。舟過墓前。石碣忽自動。搖撼者良久。舟人悉見。通邑傳播。至今婦孺皆能道之。雍正甲辰。余舟行過此。榜人指告。猶鑿鑿也。嗟乎。名門望族。固有見金夫而不有躬者矣。側陋幽貞。獨鍾正氣。遂能幹旋造化。驅撼靈示。而此生以京德。謫材一綫。

不可當以傳
可目之

厚道昭昭食報如此有風紀之任者可漫然不加諸意哉惜未詳其里居姓氏當續訪之

吳門民家二女其姊已歿數年今年夏秋之交其妹復病死年十九矣尙未適人也家本閭左將舉棺火之以骨入土烈薪久之棺不焦異而剖其棺屍駭然起坐自言真敢當再生而舉動聲音則其姊也扶歸其室起居悉如平人大約言陽年未盡而枉爲王者所錄將回生而屋宅已壞故假妹屍以還耳又言世壽亦不過十年多憶真箇事爲人說之遂爲女死不嫁此今庚戌本年事也亦真荒怪矣按假屍還生事如賈雲華張慶孃等

見于說部者不一而足。嘗疑其爲文人幻托。今觀于此。乃知實有其事。殆未容以老生常談相格也。隨所聞輒志之。嗣當詳詢吳人。脩紀里居氏族以爲徵焉。○又按說部紀異。不無傳會。必以載於正史者爲不誣。考歷代國史所書。似此者絕少。惟金史五行志內一則云。大定十二年。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自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已前三年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尙書省奏聞。帝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世宗處此可謂得義之正者矣。附錄之。

續通鑑綱目諸書以宋爲正統凡金國境內祥異皆畧而不書金史有鳳見河清二條皆絕異爲諸史所罕儷者聊附綴之○泰和二年八月丙午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于臺上其羽五色燭然文多赤黃赫冠鷄項尾濶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旁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朝拱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卽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鷓鴣者怒來搏擊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皇也命工圖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畚迹數畝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按古稱鳳皇非竹實不食而此乃獨吞啖水族更不知巨鯉于何取之而致如此之多真異聞也○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臨洮人楊珪上書以爲失性反常是災非瑞大臣議以妖言當極刑詔謂誅之恐絕言路命大興府鎮還本管按河清至二年之久三千年以來所僅見也而楊珪之獨見金主之能容亦有過人者因并錄之

講崖脞說卷之四

新城章 樞筭漫錄

樞軼

上

撫王陽明先生征宸濠反間遺事

節

是年六月十五日

公子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討賊欲趨選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泣禱江神頃之舟人謹謀回風移時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急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持米二斗糲魚五寸與夫人爲別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欲以計泥之乃假寫兩廣都御史

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前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艸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云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于兩廣等處起調兵馬前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發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果生疑想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雷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八省下一以搖動

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藥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
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恭卻永分領邊軍四萬
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兵
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
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汎地
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至
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到職除欽
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
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

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實必以寧王之兵尙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兵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

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脩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乘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

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脩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行一路迎接官兵。又訪得宸濠素所交通者。厚加結納。令其密報寧府宸濠。卽差人緝拿。旣見手本。愈加疑懼。將走。遞人細加考訊。詳悉當時殺之。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畫。又假寫回報李士實書畧云。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四路兵勢已集。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閣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

生與子吉開導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淺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如前密遞。俱被宸濠擒獲殺死。繇是上下交疑。兵氣衰沮。初宸濠定謀。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廿二日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前項危疑。延捱不出。但先遣兵攻南康九江。不下。恫疑傳惑。體解心離。其後宸濠哨探四路無兵。而原謀事機已失。兩京各汛守備已完。俟濠已出。王公卽攻破省城。度濠顧念根本重地。勢必歸救。遂預發舟師迎戰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陽明門人羅德洪

高梧村評

論此下一卷

議論史才史

學實擅三長

非魏晉以來

辭筆者所及

黃鸞峰評

古來有用書

生文成斷不

在中次之列

彼曉曉狂吠

者吾不知彼

若以何物造

其肺腑也

黃鸞峰評

以如此乎眼

得盡插五千

年以來微顯

芻田氏曰學以致用爲本講學而無異於經濟之實
其言雍容而動輒鮮效佩玉瓊琚不利走趨其與土
龍芻狗何異往見狼悖之徒痛詆文成言嘗見其南
贛用兵詐謾事實備極詭譎心術傾危如此而猶高
談良知有以識其知之不良等語當卽指此段公案
而言夫兵不厭詐古今不刊之論况狂氛卒發一無
備禦之時宗社安危間不容髮乃能以筆馬墨兵堵
塞燎原之威而不敢遽逞可謂竒功秘畫驂駕留侯
葛公矣顧以經生腐吻橫肆譏評豈非欲北向誦孝
經却敵者耶按文成戡定禍亂之後自以設謀用詭

此事而論定
一豈非奇觀

非君子所得已故一切反間事實秘而不傳然其事
其文皆足以輔史傳之遺而資韜鈴之畧特錄而存
之羅君又云先生假寫火牌時雷濟云寧王見此恐
未必信先生曰不信可疑否濟言疑則不免先生笑
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又曰官兵方破省城公
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擊濠
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荷從
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牌爭取一時潰散不計其數
廿五日交鋒正酣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
兵毋得縱殺舉陣驚擾遂大潰次日賊方窮蹙寧王

思欲潛遁見一漁舟隱蘆葦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
移棹請渡徑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又或問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
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
斯節制漸明智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
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云
皆羅君謔于吉安龍君光及諸同門而類志之者龍
君嘗爲邑佐身在行間備驅策之勤者也

撫遂安山民八大王始末

剛訂

明嘉靖間東南倭寇方

熾吏卒聞風警息不盡繇技勇強弱膽薄智短倭勢遂

以積強浙江總制胡公宗憲勦倭之功半由奇謫其所
以作士氣而禱寇鬼者別有機輒焉遂安十都有山民
余八者長九尺軀幹豐偉龐然駭目人皆呼爲八大王
胡聞之檄縣禮遣赴軍前効用密誠遂獵徒五十人充
八大王家丁戎飾極雄猛各攜慣用械仗整飾鮮華霜
刃耀目時邑令唐某躬率之上謁密稟余八是血肉之
軀全無技勇恐不堪任使胡公領之署爲標兵首領宣
諭各營將士訪得深山異人神勇絕世家丁皆一可當
千某日揚兵演武奇技絕異常操某日出師築壇禮拜
此番必盡掃倭種云云滿城喧傳某日八大王下操矣

至期密諭從丁各逞逐鹿材技。又雜以徽之梨園善搏。及廬之吞刀戲術者。充其隊。或持刀跳越人頭。或槩上。掀翻斛斗。或擲劒空中。以鞠承之。又潛縱馴鴿。迴翔陣上。鳥銃一發。應手皆墮。兵民乍覩。無不鬼震。奸民通倭者。一一謀報。倭衆聞之。已氣奪矣。翌日出師。預製一包鐵。偃月大刀。新苾閃鑲。以兩親丁扛隨之。所構將臺。暗爲機。鼓可蹴而傾。余入登壇。號令公親。臨礁牙。酌入以三巨觥。禮畢。壇上大喝。殺倭聲如巨雷。揮大刀飛躍而下。隨以一蹴。傾其臺。各隊奮勇爭前。倭營望風驚潰。伏兵乘之。殲倭殆盡。遂奏大捷。是役以後。倭勢頓衰。以次

蕩平矣。振旅閱旬。余八忽稱塵戰力傷左臂。不仁公犒以百金。給千兵。劄令回籍調養。須後令此蓋善刀而藏亦公陰使之也。胡公去後。邑令後至者。惑其名。令率鄉兵禦礦盜。舉衆敗歿。八僅以身免。論戍赦歸。老死於家。

余幼庵
記事

芋田氏曰。天下成敗利鈍之故。何常之有。視其氣而已矣。李將軍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飲羽沒鏃。已而見其石也。更射之。不復能入矣。廣之矢。非前勁而後弱也。以爲虎而射之。則其氣已貫乎其腹。而力與器隨之。洞達焉。固莫能禦也。以爲石而射之。則機未

鐘岱峰評
珠岩有奇氣

發而氣先沮。雖倍其力。庸可入乎。故古之戰者。鼓以作其氣。氣未能決。則驅之必死之地。以絕其倖生之心。淮陰背水之陣是也。氣積於衰。則假諸神怪之符。以發其成功之恃。安平神師之奉。武襄擲錢之占。是也。此又神於作氣之妙用也。胡公此舉。亦若是焉而已矣。胡公負豪杰之氣。斯馳蕩軼。不能以功名終。然手靖狂氛。功全半壁。余八之事。雖古名將之畧。無以過焉。豈得以橫磨十萬兒戲。疆圉者同類而並識之也哉。

抵張縉始末稍刪 順治十六年有妾男子纓笠汗袴騎

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即
應以馬箠捶傷主人觀者怪之搜其裝得銅印一重逾
二勛執以告縣令令誰何之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
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周皇后令大驚辨其印文則
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
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京師爲賊
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遁間關過江匿于
主事耿元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旣而江南大亂復與耿
奔走吳越間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薙髮爲僧居天
台中數年不見容于人欲北渡河故取道于此且言

嘗爲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
朝章下兵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元度問元
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
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何如曰眇
一目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
與之辨皆非是兵部乃陽用好語誘使吐實久之方窮
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醜爲僧
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貽而縉頗妖誕
時時自詭前明皇子輒用印爲左證以惑衆恣行奸利
有龔弁惡之將列於官縉訥得其狀卽棄僧服脫身跳

免轉入河南，竟爲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移刑部獄法司論，緝妖言當棄市。上猶以爲疑，命再勘。

法司雜問若何用爲此，緝辭窮，但曰年少無籍，爲人所給，故當死。問給者主名，雖嚴刑終不肯以實對，仍錮諸獄。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白筮，決不死。明年竟論斬西市。汪氏曰：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緝言無相讎者，予恐後人附會緝所稱爲真，故疏其始末。如此時方署河南司事，所親見也。汪銑翁類集

芋田氏曰：明鼎淪胥，南中餘燭，王之明一案，舉朝嘆

嗒終痞疑團。于是成方遂王郎之事。尚有講張幻托
于。與朝承平數十年之後者。此前古所希有也。
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如其螳斧陸梁。妄思煽動。
固不容于。聖世之誅。至如精者。既無羊心。盆子
之志。亦乏居奇藉業之徒。試問何求而投法網。非惟
常理所難推。抑亦俗情所難度矣。惟我。聖朝加
恩前代。振古所無。今且五等分茅。三恪備位。肅雖顯
相。至德彌光。而純翁先生。于身在秋曹之時。特筆
所睹。以解千古之惑。雖屬小文。實關掌故。因錄而附
論焉。

撫史鹿泉遺事 郵縣史元中號鹿泉嘉靖辛卯舉人

知魚臺縣事有劇盜簡瑞者善運稍馳馬出沒官道元中以計縛之簡卧塔下瞠目曰吾左手持稍右短兵橫行千里間今爲書生掩取天也公笑曰汝輕書生耶卽起著短衣持其所用稍運之左右廻旋如舞匹練忽稍折爲三擲示簡曰汝稍豈足用耶簡叩頭稱死罪乃繫之獄至冬月將論決簡求見公曰身亦山東男子不敢負公乞假十日一生別老母公卽縱之衆皆愍及期先一日簡就獄離縣三十里爲獨山大盜劉儀嘯聚其中有家數千開府曾銑議進勦以公爲前鋒旣擇日陳兵

禡祭畢。公知獨山有謀者。在軍命植一竿。百步外。手挾矢。誓曰。某以書生任將兵。若一舉滅賊。當三發中。此竿時。萬衆注目。監司諸將俱色變。公從容三矢俱中。呼謀震地。是日卽察得謀者三人。釋其縛。賜以美酒食。笑謂曰。爾來觀吾射。耶。謀者股栗。盡吐賊虛實。及所入獨山徑道。公立提兵。襲破其寨。擒劉儀。還曾開府大喜。方論薦會曾公遷總制。三邊尋爲相嵩所陷。抵死。鹿泉知事不可爲。卽日掛冠歸里。時年四十二。家居復四十年。守令思一造見。不可得。賣文自給。蕭然如寒素。真奇傑異人也。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芋田氏曰有明中葉以後。右甲科而賤介胄。重資格而抑他塗。其所斷斷不少假借者。尤在乙榜。蓋恩拔歲薦諸公。塗軌原別。無待輕軒。惟乙榜同出一途。不力抑焉。愚其駸駸來軼我也。于是登進士者。徧據要津。廣傳衣鉢。蹶而愈起。危而不顛。百足之蟲。三窟之兔。沛如裕如。乙榜則入仕。僅列知推。累遷不踰郎署。稍思振拔。吏議隨之一跌。無援。槁項牖下。當時賢書譽髦。所以白首公車。銓曹裹足。實有積輕之勢。相激而使然也。吾觀鹿泉先生。智勇絕人。出類拔萃。如此而蹭蹬一令。盛烈湮沉。沒齒鄉園。賣文送老。在先生

夫亦何恨。誰秉國成。能不爲之拊心而痛惜也。耶登
崇良俊立賢無方。益不得不展頌于重熙累洽之
我朝矣。

芋田又曰。宋張齊賢苦饑。從羣盜乞一飽。啖以謂盜
者非醜。醜人所能爲。此非謬爲夸誕之辭。以相悅也。
人道莫大於忠孝。而信義勇決。由之以生焉。簡生葉
街在卽。獨求生訣。慈親約誓片言。先期就獄。夫求忠
必于孝。而視死如歸。其意未必不以洵。被望史公而
惜乎。公方崎嶇一令度。不能以格外之典。疆之于當
局也。明未死事武臣。多出降盜。如劉國能之盡庠間。

關闔門殉節。其就撫也。實奉母命。以來忠孝同源。不

亦昭然可觀哉。有駕馭之任者。留意焉。

國能卽闔塌

將也。性至孝。初遵母命。就撫。屢立奇功。後守葉縣。闔

賊破城。伏劍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合

門俱燼無一存者。

撫異人授小接命丹方說。劉康谷於廬山遇異人。碧

眼方瞳。鬚髮鬱然。光彩奕奕。喜劉瀟灑近道。授以彭祖

小接命丹一方。取首生臍帶中根下血子一粒。去一寸

許。剪斷。名曰金剛子。其色半紅半白。自有陰陽。號爲元

珠。乃父母元精元炁結成之祖氣也。約重一分二釐。入

銀合內。好乳養之。黃臘封口。冬入溫水。夏入涼水中。其

子長大滿盒每日將盒向左旋三次每次三轉三日後藥重一錢二分如天桃狀服者先將麝香擦臍通竅用布一塊剪圓攤在臍上布上放藥外以蕎麥粉或麵作一團團圍住用蘄艾一兩二錢焙過加穿山甲七錢爲末麝香三分乳香五分共一處捏成艾炷十二箇又用槐皮刮薄刺孔覆蓋藥上置艾炷于皮上炙之至三次其藥神化盡灌于臍不見形跡又復九炷其人若醉將槐皮取去用黃鸞醋麻油熬膏以緞帛攤之封固臍上如口渴可用蟠桃酒一七日不用飲食八日後量進清粥忌油醢可少用精肉二三片三七日飯半碗酒三鍾

一月後身上退下粗皮容顏豐悅異常此藥一粒頭胎者延壽一甲二胎者延壽一紀若夏天熱甚安磁盆中以井水浸過頭冬天銅器盛水坐炭盆灰缸內養三日男用女胎女用男胎不傳匪人恐遭天譴康谷受而藏之以服官倥偬未及試也又傳烏鬚髮一方用豬版油一觔蜂蜜一觔核桃肉一觔好茶葉一碗共搗碎和合用錫器盛之於飯甑上蒸熟每早匙取少許化沸水中服之三月鬚髮無不黑者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

芋田氏曰或謂上古之人氣完而固嗜慾不生德脈滋培凝命長永似矣然至德莫高于尼山而不登中

壽自伯魚以下。歷十餘世。年亦無至七十者。至孔光始有之。可不謂之德彌薄。而慶彌崇乎。若顏冉諸賢。迨灾短折。又無論已。夫崆峒訪道。已胎久視之源。函谷傳書。逾闢長生之奧。下此流觀。物化傷雉雀之難。同結慧形。銷錮南山。而無術蓋莫不以爲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如必以文成五利之徒。通妙達靈之號。甘心歿世。冷齒千秋。而概以紫山澤之臞黜。丹元之秘。非通論矣。况乎化醇有自。真烝可尋。假彼童元。續于慧命。彼夫移枝接本。花木可以分榮。負禳祝。聆肖翹。亦能變質。而謂橫目之民。顧不彼若哉。則是方

之傳殆非聊爾也。然不有甚閒之歲月以養其天和。有至澹之心情以絕夫外鑠。恐亦未能計日觀成而冥心遐契矣。東坡好言服食。衛公喜集方書。而龍鮓空談鶴程。安在。以今視昔。何獨不然。此吾所以慨想。喪哀于山澤之懼。而復乎有餘慕也。姑錄之以俟能者試焉。

撫高俅始末節。高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出帥中山時。以屬會文肅。布會以掌記。已多辭之。遂俾王晉卿說畜之。元符初。晉卿尙神宗女爲駙馬都尉。佑陵在端邸。特與親善。一日朝會立庭中。佑陵忘佩。捩髮

篔刀子假於晉卿。晉卿出刀而製極精巧。佑陵愛之。晉卿以爲此巧匠。其所斲新式也。旣歸卽以篔刀二具命高俅持獻。端邸俅往而佑陵方蹴鞠于庭。俅素善此戲。旁睨搏脾久之。遂得侍王共戲。因留邸中供奉。絕愛幸之。旣嗣大位。俅寵日渥。徧歷三衙。游登殿帥。其父敦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令直赴殿試。致位八座。羣從皆因緣貴顯。恩倖無比。其儕輩或援例乞恩。上曰。爾曹爭如彼好。腳跡耶。然俅感舊主恩不忘。每燕氏子孫來京師。必給養存卹。終其身勿替也。靖康之警。佑陵南奔。俅從行至臨淮。稱疾以歸。同時從出者如童貫、梁師

成輩並誅死而侏竟獲終牖下。王明清揮麈後錄。宋史佞倖傳不及侏。惟李若水傳有開府儀同三司高侏死故事。上當成服。若水爭言侏以幸臣躡躄大位。敗壞軍政。宜加追奪云云。

芋田氏曰。君子小人之居心也。不必皆如涇渭之相反。冰炭之相尅也。君子有小人之心。則名高而品穢。小人懷君子之念。則履險而身安。夫高侏以斗筭之姿。遭逢亂世。竊位毀巖。黍臍瓜瓞。豈足復道。然吾觀其爲人。固非有爪牙禦侮之能。亦非有煬竈滔天之惡。供奉俳曹。嗜癢舐痔。謹身媚上。以固寵榮。蓋不特端人諒士之所不屑。交而亦戡。貫京攸之未嘗伍者。也。所以通籍廿年。致身極品。而史編落寘。纔一再書。

政和七年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爲太尉。顧其感深。又從徽宗南奔時一書正史。僅見此二條。顧其感深。煦沫念切。解鞵款款。惓惓。菀枯不貳。此亦有足多者。

李龍眠固東坡所謂天下士也。坡方盛時。李至爲畫家廟像。及南遷之後。李在京師。途遇蘓氏子弟。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晁以道深鄙之。遂盡棄平時

所蓄龍眠之畫。以此視俅龍眠。真有餘媿矣。夫耽榮戀棧。中材之常不足爲俅。惜念舊知。恩長者之事。深

足爲俅難卒之羣姦。悉膏斧質。而餘生獨正首邱。可

不謂之有天道哉。凡爲君子小人者。可以思矣。世所

尚傳神史蓋元人羅貫中所撰或曰施耐菴也其首卷叙高俅出身全本于此至王晉卿并不諱其名不

以蔡京輩爲話柄而特托之于作者以其猥瑣俾臣無他實蹟罵虛點染不致與正史偪背也又書中叙宋江爲盜本末悉据癸辛雜識宣和遺事等書而敷衍之非盡鑿空乃知古人欲以稗官傳世亦不苟如此况有志史學而可以空踈漫浪之筆從事汗青乎余有記事一首別見今附見其端於此又故盜魁王倫亦具見歐公集及蔡條錄

剛山叢談朱子語類等書

撫黃靖南軼事 靖南侯黃得功字許山京營名將也嘗敗張獻忠于潛山之方嶺獻忠幾獲而佚殺羣賊萬人侯爲人朴忠慤直所部不過三萬臨陣身自衝突勁疾若飛江淮間呼爲闖子幾詫以爲無敵靖南起徒步初爲羣商執鞭青齊道上逢鳴鏑盜羣商奔逃靖南獨身無寸械折兩驢蹄禦賊賊盡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

休寧汪耐庵者曾拜靖南門下高傑之引兵爭揚州也。汪君方從靖南飲盤列生彘肩割啖之帳下驍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邱總兵弟守備某辭不能飲侯怒欲杖之總兵目汪汪佯大咲侯問故汪曰生笑邱守備腿不及杖粗耳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飲不動又報距五里距三里飲如故及報已抵城下侯乃上馬旁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掛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鐮跨右腿下後從五騎騎負一箭箛箛各箭百馳出陣前抽矢亂射疾于雨矢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旋折又擊死二騎

須臾擲鎗用鞭鋤雙揮肉雨紛墜衆軍已歌凱矣歸而
豪飲如平時其他單騎貫萬人重圍取驍賊如鷲搏殺
無能禦者多類此賊聞黃闖名盡膽落靖南自刎之後
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
帝命我代岳忠武爲四將岳已陞矣手提岳像于中而
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甦至今村賽列之神祠與

忠武埒云

二申野
錄纂注

芻田氏曰明末驕鎮張皇半繇偃起朝沈臺隸夕躡
通侯富貴儻來恣睢罔忌莫不玩寇擁兵與上爲市
非文法之所得繩齋斧之所能令也夫豐沛從龍多

屠狗賣繒之輩。南陽躍馬。半赤眉青。績之餘。卒皆樹
績。旂常銘勳。卣鼎王侯。無種自管。而然固無庸。以奮
起。側微剛而無學。爲此曹子。惋惜也。蓋景運方隆。則
鷹鷂化爲威鳳。玉步將改。則騏驎變乎虎豹。氣數人
謀。相推相激。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惟靖南以虢闕之
姿。篤輪困之恫。負吞噉萬夫之氣。矢酬恩一劔之心。
事去鼎湖。身殉血海。如當肇造之年。則開平黔越之
烈。非異人任矣。惜乎以彼其材。自爭蠻觸。鼎淪魚爛。
曾不使効一矢于其間。紀雷塘一戰。乃所以痛英雄
用武之非其地也。而如以爲彪擲。鼉蛙鋒稜。八面是

戰將而非大將。以此爲靖南。歎則戚俞諸公出奇制勝。雅歌投壺。雍容極矣。而承平刀筆。毛舉癡求。頗頷歿身腐心。搯腕又孰使之然耶。

撫吳雄等事

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

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極辦。不問時日。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宮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曾相。三葉

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傭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禁忌者。多談爲證焉。後漢書郭鎮傳附錄

芋田氏曰。粵稽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示吉凶以前民用。蓋河雒靈分。神明幽贊。支干如剋。智鑿彌精。由來尙已。至于地理之說。肇端晉璞。發覆唐鸞。璞旣殺身。鸞亦斬後。吳景鸞宋天禧中擢名無子以心法授其女傭侔虔州廖會輩之學皆由吳出至今。福田利益。其效可知。然而高山荒度。相厥流泉。

高格村評
看理如水淨
沙明固足發
翠閣巖

真驚峰評
稱謂豈無地
理到底王之
者天至於修
身以依乃君
子立命之學

壤。埴。墳。墟。攸。分。地。脈。古。人。于。此。蓋。亦。有。致。慎。焉。者。夫。
惠。吉。逆。凶。本。繇。修。悖。鬼。謀。神。相。匪。外。寸。心。苟。自。鏡。之。
既。明。不。疑。何。卜。倘。疑。麻。之。無。實。非。據。將。危。斯。可。知。卜。
筮。者。但。以。導。從。違。而。非。以。移。禍。福。地。理。者。徒。以。防。陵。
谷。而。非。以。致。機。祥。此。詹。尹。所。以。投。龜。而。羸。博。之。封。延。
陵。所。以。不。反。顧。也。自。謙。緯。說。行。其。流。日。下。大。抵。以。親。
骸。為。孤。注。而。希。不。可。知。之。福。于。茫。昧。之。間。以。七。尺。為。
冥。頑。而。藉。若。或。然。之。靈。于。滂。昏。之。偶。本。根。既。撥。條。藥。
烏。榮。源。脈。先。枯。衍。流。曷。遠。其。不。為。陳。伯。敬。者。幾。何。矣。
不。肖。弱。齡。孤。露。振。拔。未。能。然。巫。史。之。言。存。而。不。論。青。

甲比可以證
然下吉尚清
長之故矣讀
此二語三才
之道一以貫
之

鳥之說尤所未諳。嘗自誦言必天理無虧而後地理可協。亦必人道克盡而後神道可諧耳。戚屬之中有酷信小術而禍不旋踵者。相提而論。亦大彰明積善慶長自求多福。慎毋嗷嗷。詎天謂是區區者而不余與也。

芋田又曰。古者卧必東首。居嘗南向。守龜有藏。筮人有職。墓大夫有官。幽明始終之故。送往飾歸之文。未嘗不至。周且悉視。後人始什伯焉。顧其所致嚴者。理與氣而已。理有向。乘氣有聚。渙盈虛消息。事天立命之大用存焉。非私欲錮蔽。怵墨居衷者。所可同日語。

高梧村評
立論既醇腕
力殊健如其
古村獨遊自
有貫穿也

也若夫媚惑之情與狠愎之見其軌雖殊而其謬則一何則本無君子恭慎之修而徒挾小人驚媢之氣則百物之厲五行之精莫不矐懈伺衰竊權交侮蓋叢神何藉石匪能言有物憑之沴祥幻起固不必取精獨盛鄭伯有之魄能疆叫天無辜渾良夫之寃未釋也然則吾之持論特所以堅君子信道之心而匪以長小人褻天之譽寧碌碌者所當藉口哉

講崖脞說卷之五

新城章 楹亭田漫綴

摭軼下

摭鄭崔合祔墓誌銘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纂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迹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于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

祖元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
皇吏部常選襲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州昌樂
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恒字行甫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
業著于當時禮義飾于儒行少有倜儻之志長負瓌琦
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每親仁以竭愛為中外模範成朋
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瀆氣合風雲今之
古人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口先夫人之亾蓋世
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
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于天真慈惠立于素尚母
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進止成法口婕妤女史大

家經教承之于諷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
一旨未也之嘆孀齡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
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于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
以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祔于先塋之側其鄉
里原隰之號載于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
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也次曰珮
早也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璵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
行術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泣告于業文者爲之
銘云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
文武兮書劍名揚藹儀度兮閑門譽長珠沉玉沒兮人

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亾傳
盛事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岡刻貞石兮永志
元堂。此誌成化中發土得之其地則名舊魏縣蓋古
淇澳也初鬻于崔氏爲中亭香案石後邑令邢杲知之
徙諸邑治而其迹乃顯嘉禾曹侍郎亦搨得一本著錄

金石文字目中

石刻有泐者數字陳徵君仲
醇錄本則完今從石本缺之

芻圃氏曰昔元種欲亂其表妹而不遂因造會真記
以蠱之其事其文俱類小說金源而後侏儒傳演訛
以益訛于是里媪邨圍靡不以崔爲口實元之誣妄
朱子已嘗辨之此碑晚出蓋亦古今一段異聞也然

吾不能無惑焉。唐人誌銘碑額必書官爵。此僅提郡
望而畧其官稱。一可疑也。唐制惟親王襲爵若庶姓
庶階凡稱開國者例止其身。並無世及。今叙榮陽三
世一爵相承。未協掌故。二可疑也。至云先夫人之邑
蓋世一霜也。世一霜之義。殆不可曉。世字得非世字
之訛耶。世音娶三十并也鄭年六十。崔年七十六。如以後鄭
之卒三十一年計之。則鄭歿時。崔年正四十五。少其
夫十五年。猶理之所有者。但文中叙鄭三世祖考甚
具。獨不書其卒之年月。夫人年月皆備而不著其所
自出。皆非作誌之體。三可疑也。按會真記叙崔氏之

高栢村評
吾亦欲云云
而已彼先生
括出評言誠
係地真其有
功名教之文

年云以今天子甲子歲迨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據此則崔當生于德宗興元元年至宣宗大中九年乙亥乃七十二歲今誌稱七十六與會真記稍殊四可疑也如謂後之君子憤元生之薄悻傷淑女之蒙冤而乃託彼墨卿頌其冰玉則會真點涅原在未字之前墓石褒颺都屬結襍而後亦未見其可以割誣雪類而廓其陰霾也愚則謂唐人狡獪備極荒唐李羣玉至欲爲虞舜之辟陽牛僧孺乃敢舐先朝之妃匹牛記薄太后廟中與羣姬飲燕事有楊太真絕無忌諱其爲狂詩豈可勝誅卽張燕公一代宗工而僞撰虬髯客傳故爲謬戾以自

明其寓言而古今耳食者曾莫之省也。

傳攝煬帝幸江都以司空

楊素留守西京李衛公遇紅拂虬髯事並在此年按唐史文皇以大業十四年起義兵時年十八而帝幸江都爲元年文皇纔五歲耳傳乃云年二十而有天子相若謂此幸在十二年則楊素之死久矣又衛公嘗上唐公急變必無預識與主之事燕公蓋故謬其辭以見其非實也

會真之妄又豈

足道哉。且卽以其文言之。始旣儼容。貴數何忽。無因至前。旣云潛賊。羞郎試問。誰爲傳示。子矛子盾。証罔顯然。原不必左證他文。已足令此兒心折。况石刻有靈千年。呈露殆非偶然。縱有缺訛。疑似吾亦安得以拘墟之見。妄議之哉。以其文未顯。因表出之。

撫郭令公宅事

郭子儀宅在親仁坊宅占其坊地四

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者不知其名其里巷負
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至王夫人趙
氏愛女子儀第七女適趙縱最所珍愛方妝梳對鏡往往麾下將吏出
鎮者及郎吏等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
日子弟集列啟諫公不應于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
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卧內某等以爲雖伊
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
食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
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
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何及今蕩蕩無

問四門洞開。雖讒毀日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並

服諱賓
錄

芋田氏曰。自管居功之善。莫若汾陽。而操心之危。亦莫若汾陽。蓋以手挈虞淵。身當砥柱。堦前斲養。或躋王封。幕下廬兒。多分節鉞。微假笑。皆之描畫。皆如薄天子。而不爲也。况朝恩元載之屬。側目于中朝。懷光僕固之徒。生心于外間。羣疑載鬼。積錮杯蛇。則一震而九族沉。豈非理之所宜有乎。然吾以爲公之所以保有鴻勳。克終令望者。在小心不在濶畧。在忠信不在弭防。觀其片紙朝徵。單車夕發。禍纏邱墓。引咎涕

高格村評
大言炎炎深
切事情固已
變其所衷而
貶其可貶也
先生具眼於
此等處不几

黃鶴峰評
此事本在疑
信之間然此
証成其獄矣

洩見回紇則免胄歎言遊章敬則幅巾弛備至誠之
感信及豚魚恭慎之思不渝幽獨固宜其純臣之精
白格乎帝天而震主之功名安于磐石也若茲所稱
永巷交通四門洞闢漫無檢制闌入紛紜則不可訓
矣夫良賈深藏勇夫重閉此貴賤之通義亦人道之
大經豈有馬園販豎皆遊卧榻之旁連率軍牙可供
頰泆之役而或不貽羞帷簿誨盜緘滕者哉此蓋公
以皇天可鑒之苦心作行路皆知之下策然而褻越
已甚終爲亂階此瓊珠雪艷之姝黃耳金鈴之守所
以重門攜負而無忌者也不亦儻夫君子當儀其大

節而勿襲其矯情可爾。

撫唐崔蠡義激小傳

制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嬾人傭以

居者始來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于人及長聞父
母逢歲饑不能育棄之塗故姓不自知視其狀貌服飾
並如常人傭亦無闕旦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隣人疑
之闕見其飲食動息又無它異惟是織紅鍼解諸嬾工
皆不爲罕有得與言者色莊而氣顯人無敢侮居一年
所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于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對之
如對主人之辭觀其付夫之意似歿身不敢貳者旣生
一子其夫謂婦人所付愈固了無異慮然自是則忽有

所往嘗宵漏半而去未曉而歸至于再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欲去之以其子尙乳依違未決而嬾人夜出愈數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大獲者詰之乃解所挈囊出人首投于前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卽卑氣怡聲歛衽前曰我父爲蜀小吏坐法不當死而酷暴者陰以非法繩之卒棄市始圖復讐顧幼弱力不任也今果求得殺之吾志畢矣願無駭又持其子曰爾長人必賤爾謂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旣生之使人賤之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已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決出戶望其疾

如翼而飛云博陵崔蠡為文傳之目曰義激蜀婦人在
長安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次年嫁去于元和初外品
錄原傳六百九十三字
今節去二百五十餘字

李田氏曰唐人傳劍仙者頗多然或借軀報仇感深
意氣標名節俠無裨彝倫但可謂之經奇要非根乎
大道也如蜀婦之委身備保韜迹潛求卒能剗刃仇
人雪不共戴天之痛又且斬其毛裏之恩永絕同牢
之夢孤行一意遑恤其它雖古押衙之野外處分終
南尼之先斷所愛勇決不過如是矣然吾因之有所
感焉夫陰性專而一其發之也罄竭而無餘惟質有

疆弱之殊則其術有奇正之異由蜀嬭之事而推之
非直麗娥謝女之流稱爲孝烈卽夏殷之喜姐晉獻
之驪姬徵其事則禍敗之妖嬖而原其情亦可云隱
忍之奇智不可以不察也何則彼三君者非此三婦
之故主也皆先夷滅其家邦度劉其骨肉而徒以笑
笑弱息無足復忌寘之媵侍之列辱以狎翫之私彼
三女者苟無人心則已三女而猶有人心也有不望
故都而飲泣噉仇肉而甘心者乎力不能勝勢無他
適則遂以粉黛爲戈矛以房幃爲阱罟以歌舞爲韜
鈴之練以嫵酣爲敵凱之塲卒使其茅社爲墟銅駝

理岱峰評
刻論亦是確

諸草廬評
名論東萊六
一俱無此痛
快沉深

卧棘國。亡嗣斬而身亦殉之。是豈非所謂婦怨無終
而女戎獨勝者哉。故平心而論之。則喜姐之盤荒。何
異息媯之不語。而驪姬之夜泣。無殊卹緯之周廢也。
傳有之。伊尹與妹喜比。而滅夏。太公與妲己比。而亡
商。范蠡與西子比。而沼吳。夫西子之爲越世所知也。
夏殷之事自此發之。然則古人固有先獲吾心者矣。
因論蜀婦復仇之事。而附著焉。亦以見怨毒於人。實
甚。而伏戎牀第。其機至深。不可不審其始。而慮其所
終也。

撫曹操既殺楊修。慰其父太尉彪書。操白與足下同。

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
夷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
每不與我同懷卽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
舒復卽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
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
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憶七香
車一乘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驕驪馬一匹赤戎金裝鞍
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並遺足下貴室錯雜綠羅
縠裘一領織成鞞一量一作心青衣二人長奉
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

邊以操見下夫人亦有斷絕處夫人袁氏書處及袁並
以爲人對固辭免
修子器知名晉代

芻田氏曰漢書本傳操見楊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彪
曰愧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動
容此書曲折具明慰贈殷渥必斯言酬對以後之所
致也或謂玩厥詞鋒厲多于婉彪亦危哉此殆不然
操雖嚴暴然意氣非常雄畧蓋世而且顧惜名節收
攬人望從未有以微過殺名流而來天下之議其殺
之者必其有關於大計者也德祖以華而不實之才
推翼子建收召浮薄之士覷成撥本之謀使其勢果

高格村評
曲聖少達直
使阿牆膽悸
晚張

仲則子建者不過重光

李煜字

叔寶之倫修等亦何異

江總徐鉉之輩魏社之屋當不竢諸四十餘年後矣
况讒辭射覆搖惑軍心醉共車茵招邀禁闈自干司
馬之法寧關忌才之私不然以陳琳之指斥先人且
為收錄稱衡之詩虐無狀尙見優容而獨不能釋憾
于一文人楊德祖有是理耶至其慰藉于彪獨厚者
誠以楊公奕葉清華四世台鼎彪又忠勤耆耄綽有
高名當時民望無出其右者况修之才藻紛綸早已
驚爆海內使無以厭彪之心則衆難羣疑希聲射迹
將謂縛韓侯于雲夢居然畏惡其能殺王衍于排墻

實欲剪除勝已操固未甘爲織兒輩受斯媢嫉之空名也斯則老姦之隱念欲藉是以大白焉而已矣。

撫程喜上管寧起居狀 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比隣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強力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時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志行所欲必

全不爲守高也

魏太和元年志

苧田氏曰管幼安於是乎不可及矣東漢之末人才最盛氣節獨高然危言直道者卒以禍其軀枉已徇人者亦多喪其守蓋激之與隨皆非處世之善物也惟幼安臧否不著于言矯異不形于色布襦阜帽動息猶人伏臘歲時烝嘗匪懈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置之遺民高士之列則不必有其名律以鑿坏因樹之風要未嘗無其實也且夫被服樸踈而表襮不事名和也祠祭勤虔而孺慕不衰者孝也臨流盥濯觀

高橋村評
表微得左氏
之腴起結神
似公穀

圃夷猶者靜也。秉志不回，執謙守伏者介且恭也。和
德之光也。孝行之本也。靜壽之基也。介節之幹也。恭
守之與也。和以善世，孝以奉先，靜以息黨，介以遠患。
恭以牧身，何亂世之不可免，而陋俗之不可居乎？彼
視華歆、荀彧之徒，如抱丸之蝘蟻，啄沙之漫畫，從容
獨善，若在黃虞管幼，安於是乎，不可及矣。

鮑太白墓碑銘

節畧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

維陶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
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
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鼠于碎葉，流離散

落隱易姓名。故白國朝以來。編于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爲郡人。父容以逋其邑。遂以容爲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上大悅。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上甚愛其才或慮乘醉
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遣之俄屬
戎馬生郊遠身海上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
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
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
遺制下于彤庭禮降于幽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
命歟傳正先人與公有通家之舊無何叨蒙恩命廉問
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
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
陳雲之室一爲劉勸之妻皆編戶毗也因召至郡庭相

見與語衣服邋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締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軸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布裙糲食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間逼迫忍耻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頂屬多故殯于龍山東麓墳高三尺日益摧圯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合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

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卽青山也。因告二女。將改適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復并稅免徭役而已。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代。銘辭畧云。晦以麴糵。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尙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云。

云不全載。碑額題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文。幾千五百餘字。頗嫌蕪冗。今節而存其大都。

焉。唐范

傳正撰

苧田氏曰。青蓮居士。非塵中人物也。其早年之棲逸。中歲之知遇。晚節之流離。皆世所習聞。至其植身之初。歿世之後。則史乘闕如。鮮知其槩。乃考顛末。而恫乎有餘慨焉。向于詩話類編中見記事一則。畧云。太白幼時嘗給事蜀青城令。爲小史。偶于簾下對令妻。作小詩。有侮語。妻恚以語令。將笞之。視其詩。歎賞。乃釋不罪。令他日題句。久不屬。呻吟良苦。太白遽爲足成章。令慙。益不喜。太白因舍之去。間行之廣漢。得

婚許氏。奩資極厚。任氣爲豪俠。名始大起。此其植身之初也。是碑所著。則其歿世以後事也。嗟乎人中麟鳳。天上星辰。偶乘氣以往來。亦憑虛而聚散。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凡物皆然。無足深怪。又嘗聞前古之說。以謂神仙謫墮塵緣。都盡故血脈。不蕃繇來。各世偉人。蓋多若此。然則前無所啟。後無所貽。惟以其遺世獨立之姿。揭日月而流江漢。此正太白之所以爲太白。而無足爲之素。欷長歎者也。獨是唐代風俗。專重閥閱。不耻再醮。公主之尊。至有再降三降者。伯禽兩女。獨能安義命。而砥名節。念先德而鄙偷安。此其皜

然不滓之槩誠無愧爲青蓮之後人亦安在簪纓赫奕而卽謂之有後也哉。○又太白有書自叙其平生云昔予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異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輿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云按太白篤于死友如此而史傳不載故並附見于此千古未有逸才蓋世之人而不具至性者也

撫秦檜有後之異 秦檜曾孫鉅字子野墳之子通判

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于武昌

安慶月餘兵不至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畧盡誠之自剄鉅歸署疾呼吏人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此曰吾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其弟灑浚父俱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並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賜浚灑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淳祐十二年加封鉅義烈顯節侯節錄宋史忠義傳

芋田氏曰繆醜太史之姦振古罕儔而其業報之酷亦兩間所僅見也範鐵形骸童子爭爲溲溺豚胎變

現多生猶顯姓名

明季杭城有屠門猪肘有赤文云秦檜十世身人莫敢食一士買其

肘烹之携至岳忠武廟酌酒拜奠卽踞坐大啖聞者快之

豈惟孝子慈孫奕世不

能拚其惡抑亦海枯石泐曠劫無以盡其誅者也况

煇旣濟惡于同朝。墳復蘊蠡于史館。凶德參會一氣

所鍾。豈得以清河獄吏有安世而克家。江表叛宗繼

沈克而幹。蠱所可同年而語者哉。然而子野蘄州之

烈。又何其偉也。夫其憑城援絕。賀蘭匪上國同仇。巷

戰捐生。南八實中朝男子。卒之子從父死。弟共兄殉。

慷慨呼天。投身一炬。烟燄燼。骸不存。邱首之餘。思銀

鏡。白袍儼觀騎箕之壯氣。竟得褒忠累代。廟食一方。

可不謂烈丈夫乎。然則援子野以稍逭乃祖之愆固不可。而必因繆醜以沒子野之烈。尤所非宜也。夫以張德遠之忌武穆。害曲端。潰符離。不厭公論已極。而徒以二子從學紫陽。增美釋回。猶忝名臣之首。乃子野一門忠孝。日月爭光。終不能爲乃祖末減。元凶之罰于萬一。甚至落莫遺編。鮮有知爲檜後者。予以見稔姦誤國。貽禍于子孫者如此。其酷凡蓄小人之志者。當爲之寒心。而自戢焉矣。故拈出而備論之。

撫遼俗再生儀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國主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

室先帝神主與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媪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箠立于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國主出寢殿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國主入室。釋服。跣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媪致辭。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國主卧木側。叟擊箠曰。生男矣。太巫幪國主首。與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媪受酒于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襍祿彩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于綵。皆跪進。國主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並進襍祿彩結等物。國主拜先帝。諸御容。遂大宴羣臣。

國俗此禮至重。惟帝及太子夷離董得行之。夷離董

者寧與貴臣也
遼國嘉禮志

芋田氏曰契丹奮迹松漠偏據北服故文物雖與仍

多不典之禮如射鬼箭

凡國主親征告廟出取死囚置所向之方亂箭射之以祓

不祥其送終車

公主下嫁之日賜青懸車駕牛載羊各云云謂之祭羊車樓純錦銀瑠懸鐸云

送終車拔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成在或取從一而終之義乎然遼國公主與夫不諧輒離之而改降又

何矯誣尤甚惟此再生儀一節阻午可汗所制乍觀

之僅如兒戲而實有深意存焉旨哉史臣推言之也

曰阻午可汗之制斯禮以垂訓後嗣也不亦善乎夫

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慾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

凡人皆然况于天子於是設為禮文歲星一周使人

高梧村評
此亦亡於禮
者之禮也一
經指出便非
伊川野祭之
陋

生一行再生之禮始之以三過岐木則母氏劬勞依然
在念終之以御容展拜則敬承宗廟負荷匪輕蓋
其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而發
于中心者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及也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阻午可汗之制斯禮也其知所以念之矣
不亦善乎

撫居喪廢業解 宋范文正公之居母憂也晏元獻公
適尹南京屈諸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時而又以
其時上相府書且自謂上書言事爲居喪過禮其後呂
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陸象山引居喪

廢業之文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戶
外之履常滿且言文正雖近世大儒而居喪教授天下
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不能無蔽于大賢君
子者。按古人居喪廢業是眞簞上版子廢業謂不作
樂耳。古人未嘗斯須去禮樂。惟居喪然後廢業也。至于
居喪讀禮初亦不妨讀書。象山之責東萊要亦賢者過
之之見。先儒語錄

芋田氏曰先王緣情以制禮。揆時以起義。乃有以立
人道之大閑焉。蓋未容以膠柱而鼓瑟也。考之前古
人臣奪情起復本有彛典。儒者講道修業亦不改常

自象山以前無有以居憂教授爲非者自羅一峯以前亦無有以奪情起復劾人者君子曰兩公蓋聖門狷者之流若以爲通經術而達治體則猶有未盡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春秋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卽孟獻子其明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伐邾卽孟莊子由是觀之魯爲秉禮之國而其大夫未練而從政未祥而卽戎然春秋無貶辭而曾子且曰孟莊子之孝也此可知朝廷篤求舊之恩劇治尙急才

之意。大夫之孝，固不必與庶人同也。孔子之喪母也，使門人修防墓。孟子之葬母也，使門人敦匠事。此可見其原未嘗謝遺生，徒曠廢學業。儒者之孝，亦未始以苦塊幽墨滅性傷生爲事也。蓋禮尚其可爲，而義當權其所尤重。附身附棺，必誠以信，致哀致慎，斯校于心。送往飾歸之禮，旣無憾于當時，永懷孺慕之忱，可勿衰于歿世。又何必數日以爲期，兢兢勿逾焉而卽謂之能守禮矣乎？彼文正東萊之講學，固無可訾。卽明之江陵武陵，其戀威福，僨軍師，可罪也。而奪情起復，則不足爭也。自宋以前，其事相望于冊矣。故曰

陸公羅公益狷者之流。高柴原憲之亞。可與立而未
可與權者也。